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

丁帆 主编

女人情感方式

于艾香 著



女人情感方式

于艾香 著

时代文艺
出版社
1997 年
长春

女人情感方式

作 者：于艾香

责任编辑：郭力家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袁 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0.625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 000

书 号：ISBN 7-5387-1234-8/I·1191

定 价：14.90 元



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

女人如水，血染江河，奔腾不息。

波浪峰起云涌间，曾经荷花一样纯净的女人走进深谷。

展示女人情感方式。一个女性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

“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序

丁 帆

文学是感受心灵创伤最深的艺术门类，而作为人，恐怕女人最能以其细腻的艺术感受去表白心灵创伤的痛苦。然而这种表述在不同的女人那里则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与方式方法。

综观这几年来的女性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我们碰到的是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一方面，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作家以其独语方式彻底解构了作为主流话语的男性文化视阈，举起了鲜明的女权主义旗帜；另一方面，她们处处与这个世界构成一种敌对关系，尤其是对性别的敌视更是成为她们行文的唯一视角。再就是消解一切文本的价值意义，使小说走向极端个人化的写作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悖论。我不能不欣赏陈染、林白的那惊心动魄的艺术才能，我也不得不佩服她们那种深刻的片面。可我在读不出文字符号后的更多更大的文化意义时，一股悲哀却袭上心头。

我以为如今“新生代”的女作家们比起“五四”以后任何一代女作家来说，都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在艺术感觉的灵

敏度上，“现代人”的优势确实使她们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再者，在艺术表现的方式方法多样化上，她们则有更为繁多的“武器”可供选择，另外，在思想观念的更新上，二十世纪众多哲人的哲学观念和思潮流派矗立于她们眼前，一旦艺术的感觉与思想观念亲吻，即可爆发出惊世骇俗的灵感。因而，这些一般说来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作家们，一俟染指小说，都同样表现出她们心灵的才华和深邃的思考。毫无疑问，九十年代的文坛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才有了些许活力，否则，才情的泯灭，思想的贫弱所构成的文坛死症，还得更加漫溢无边，不可收拾。

然而，亦不可否认的是，九十年代女作家们的创作始终在陈染、林白式的“私人生活”下的阴影中不可自拔，正如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宣告了一个“零女士的诞生”，而这个“零女士”不可能永远是个零，作为一个新起点的人物，我们应该看到她们的成长点，使她走在时代的前列。亦如茅盾在《创造》中所塑造的“娴女士”那样。不错，陈染用她出众的才华和喃喃的“私语”，构筑了一个新的女性世界。然而，这个封闭的女性世界躯壳一旦被这个物欲世界所击破，你还指望在它的内核中能流淌出什么新鲜的汁液来吗？陈染们割断了自身与世界的勾连，也就是同时宣告了女性自恋时代的终结，尽管在她们的小说中洋溢着郁郁葱葱的蓬勃生机和一片辉煌灿烂的理性虹霓。

我以为，突破女性自身的困囿，使其在不断的变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有靠女性自身的能量来完成。我不知道这“当代女作家长篇小说文库”的诸多女作家们能否从时间的历史纬度上来完成这个阶段性的使命，可当我阅读了第一阵容中的三部作品《随风飘逝》（宣儿）、《青萍之末》（弦子）、《女人情感方式》（于艾香），尤其是宣儿的《随风飘逝》这部长篇小说时，便从直觉上感到突破“零女士”的希望。

我无法抑制读这部长篇时的激动。更接近于自然朴实的生活流动把我带入了久远的回忆，那温馨熟谙的“西城故事”，仿佛将郁郁悲情和淡淡哀怨植入在那深深流淌的绵绵思绪之中，时代风情和风俗的涌动，展示出的是涤荡着绵绵“呼兰河”式的诗意画卷。在舒缓的写实中透露出的那份古典的浪漫，使你误以为是萧红还魂。“蝴蝶飞翔”让你留连于返朴归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朦胧描写，仿佛让你读到的是一部思想成长史上最无邪率真的一页，尽管那时代的氛围是那么肮脏。“处女的晚祷”让你回到了充满浪漫情调和青春躁动年代，那些莫名的冲动和怪异的思想源组合成的生活场景的描述，使人看到弗洛伊德和福柯的面影对激活一代人心灵时的奇突景观。“爱情祭典”让你看到了成熟季节女人的思考，那一组如歌如诗的爱情心灵独白，仿佛使你看到十里堡中国作家摇篮里一个女灵魂游走时的思想呐喊。“玫瑰骑士”抒写了那种刻骨铭心但又无果的爱情，它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永远不能凋谢的“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它既是女人的悲剧又是女人的伟大，同时又是作者价值判断的流露。“时间结束”不仅仅是故事轮回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此宣告了主人公英妮的“死亡”和“我”的再生：“让我们最后一次地遥望英妮的死亡吧”，将我们引领进了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

我之所以滔滔不绝地描述宣儿长篇小说的内涵，则是要说明，作为一种新的女性描述方式，以及作家主体的介入，宣儿已然不同于陈染所描述的女性世界，作家的情感不再是零度，她把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那种带着血和泪的罗曼情调植入了人物的一切行为之中，作家所透露出的人文价值判断虽然不全是正确的（艺术作品并非需要正确），但明显地可以看出作家对一种溃灭理想的进取与追求。譬如，对福柯思想的某种曲解和

造成的主人公心灵的升华，明晰地表现出一种价值的错位，但尽管是错位，也不能泯灭作家那颗追逐真理的心灵。

那一首首沿着历史的足音走近我们的歌曲（歌词抄录），亦使我们激动不已，它不但是时代氛围的描写需要，更重要的是，我遥望到了在这个远离文明的物欲世界彼岸的那份永不凋谢的人文理想的感召，不管作家的意图是什么，我反正是读出了高山流水的韵味，读出了一个沉落保守时代的无尽挽歌，同时亦读出了这个物欲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儿的开放性结构，更使我们接近现实世界，尽管她是以浪漫时代作为对照系来加以描摹，但相对于封闭的女性世界的“私人化”写作来说，可能我们更倾向于宣儿式的写作观念和方式。

女性小说在近年来已开始走向极端的女权主义，由“一个人的战争”向“两个人的战争”过渡。我以为这是一个写作的误区，而真正的女性主义目的是应该达到两性的和谐，而非是“男性法西斯主义”或“女性法西斯主义”的单性世界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儿们的小说更充分地表现了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

从本质上来说，“女权主义”小说和“女性主义”小说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Centralism of woman Rights）是以压迫男性为最终目的，而构成一种特有的反文化视阈；而后者（Doctrine of Female）则是女作家在表现生活时融入亲身感受，抛弃以往依附于男性的文化视阈和价值观念，着重反映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虽然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但绝没走向极端，就此而言，女性主义小说在宣儿们之前，已开始滑向了女权主义小说的极端。我曾经在一篇评价《私人生活》的文章说过：“倘使《私人生活》是一部‘女性成长史’，它的叙述存在仅仅

停顿在女性话语权的争夺上，那么陈染的写作过程则是一种低质的重复；如果仅仅是在揭示‘自我之像，永远映照于他人之镜’的真谛，那么《私人生活》只能是重蹈‘女权主义’宣言式的普泛女性自觉的旧巢。”（《雨花》1996年第10期）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宣儿的长篇小说中，其结尾正是在遥望那个叫做“英雄”的男孩的成长中，结束了主人公英妮的肉体生命和旧有意识，而开始了一个女人的真正新生活。就此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为广阔、更为丰满、更为滋润的女人胸怀，无疑，她的诱惑力是多重多义的，是一种无穷大的状态。

作为一个女性的“独语者”，我们惊喜地发现了这诸多才华横溢的女人，她们向男人世界，也向整个世界所抒发的那充满着无穷诱惑力的“呼喊与细语”，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学史上划下一道流光溢彩的虹影。在这一道道飞行的流星之中，我们似乎更关注那些落在大地上的陨石，因为它给予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留下了可供鉴定的“活化石”，由此我们才能看清宇宙间沧海桑田的变迁。

据说鹿群在过悬崖峭壁时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同类起跳的支撑物的，这虽然有点近于残酷，但亦可在悲壮之中看到一种物竞生存的法则。我想，一代代的女作家亦如此，她们用自己的美丽，作为悲壮生存的装饰品，为繁衍下一代作出自己的牺牲，这便是母性之伟大。

唯有踏着冰心、庐隐、丁玲、张爱玲、茹志鹃、张洁、王安忆、陈染、宣儿们的美丽身躯，才有可能让女性作品开放出啼血的精神之花，才能叩响二十一世纪新女性文学之门。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夜于紫金山下

第一章

孙家义当上副市长以后，第一次在家里请在本市工作的几个同学吃饭，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归来之际，因此，饭桌上，他给在坐的每一位都带来了礼物。男同学的礼物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是烟灰缸，或者是剃须刀。每人一份，公平合理。只有两个人的礼物大异其趣，一个是在坐的惟一的一位女同学肖珊，另一位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巩大庆。其实，巩大庆的礼物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比他们这几个贵重一些罢了。是一支金笔。肖珊的礼物是一块方头巾，不用说，这是一块色彩式样很别致的头巾，引人注目的是，这块头巾上的主要图案是一棵大树，树上伸出几条很有说头的枝干和几片叶子，枝头上有两只朦胧的鸟儿在对望。在头巾的一角，用丝线绣着几个中文字：树上的鸟儿。

这块头巾立即引起了肖珊的男友商彬的注意。几个同学在互相玩味了自己和他人的礼物后，很快便转移了话头。由于大家都是学法律的，因此，这饭桌上坐的都是本市司法界的一些实力人物，话题便也围着这方面扯了开去。只有商彬，因了这块头巾，一时走神，没有跟上大家。就仿佛，这块头巾一出现，就在他脑子里驻足了下来，那两只朦胧的鸟儿鲜明地立在脑海。

商彬和孙家义在上大学期间曾一块追求肖珊，有很长时间，

肖珊对他们两人都没有什么明确说法，不表态，成了她很长时间内的一种态度。后来，在一次大学生辩论中，商彬出色的辩才赢得了肖珊感情的倾斜。从此以后，三人的关系渐渐明朗化了。孙家义退出了这场角逐，商彬和肖珊成了一对恋人。

毕业后，他们又在这个大都会聚首，而且又都是从事律师这个行当，风风雨雨的几年下来，孙家义从了政，而且眼下又成了全市最年轻的一个副市长。是他们这一届同学中官当得最大的一个人。在校期间，商彬是公认的最有才干的，他那富于机智的谈吐和雄辩的口才在每个同学的心中都有着深刻的烙印，可眼下，他却依然是个律师，而且是一个没有挣到大钱的律师。

商彬的头脑里闪着那块头巾，嘴里的饭没有了滋味。

但是，商彬没有让自己的情绪外露。他把自己控制得很好，一边应付着大家的空谈，一边应付着那块头巾的折腾。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谁也没有注意商彬的少言寡语。就连肖珊似乎也没有在意商彬的微妙情绪。他们共同的老师巩大庆现在是本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作为一个师长，又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侃侃而谈，对当今的许多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气氛让他挑得很热烈。在这种气氛下，没有人在意商彬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商彬在面上也是极力地应付着场合，也并不显得多惹眼。

只有一个人的眼睛看出了商彬那内心情绪的波澜。这就是孙家义的妻子葛南。

葛南是那种长得极标致的女人。或者说，是那种十分上场合的女人，孙家义的这些同学个个都当着她的面称道过她的端庄美丽，甚至有的还特别赞美过她的身段三围什么的。当然，在葛南这里，类似的话听得再多也不算多，谁对美言都不反感。在

这次的饭桌上，在大家的热烈的交谈中，她不断地给各位夹着菜劝着酒，心里却在想着商彬。在想着商彬的时候，她的脑子里也是一直在闪着那块头巾。

葛南的酒每逢劝到商彬这里，她那微笑就格外迷人。她的眼睛看着商彬的眼睛，嘴里的话就流得格外多。她说，商彬你最应该多喝，你看在座的，谁有你幸运，有了这样才貌双全的女朋友，今世无憾。商彬便看看她，一饮而尽。什么也不说。

劝完商彬，她就劝肖珊。但是，她对肖珊说的话就全不一样了。她并不要肖珊多喝，而是说，咱们姐妹，意思意思而已。那眼非常亲切地看着肖珊，很像是那种深交的女人才有的一种神情。弄得肖珊也不由得和她亲热了起来。其实，肖珊和她并无深交，就连这一次在内，肖珊一共和她见了两次，而且都是在孙家义邀同学在家喝酒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同学聚会吧。肖珊还记得，第一次见葛南，她觉着葛南对她挺有距离，她当时还想，也许是由于第一次见面的缘故吧，很少有人能打破陌生这道墙。但是，那个时候，肖珊就听有的同学背地里说过，葛南和孙家义婚姻并不愉快，甚至在孙家义当副市长之前，两个人都到了离婚的边缘。当然，肖珊从来不对此多说什么。

眼下，肖珊看葛南拿她像姐妹一样的眼神，内心里就有一种不安。她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她只有以加倍的亲热来回报葛南。葛南要她少喝点，她就要葛南少喝点。两个人还悄悄地避开热烈的氛围，问候了对方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说了一些体己话。

临走时，葛南还送了肖珊一个礼物：一瓶香水。

这次聚会，应邀的每个人都喝得愉快，说得痛快。只有商彬，不仅没有这愉快这痛快，反而心里又平添了一条头巾；脑海里刻上了一行字：树上的鸟儿。

回去的路上，商彬和肖珊没有坐车，而是步行。商彬说，他觉着步行舒服。肖珊说，那就步行。目前，商彬和肖珊离开了自己的老师巩大庆的律师事务所，二人开业办了一个大众律师事务所。他们有决心自己创一番业绩。

在步行的时候，肖珊发现了商彬的沉默。肖珊无话找话地说了一些废话，但都没有挑起商彬的说话欲，肖珊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想什么呐？

商彬看着广阔的蓝天，悠悠地道，我一定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我不会比任何人差。你信不信？肖珊不假思索地说，我信。

商彬回转过目光，他看着肖珊的脸，说，“你的这个‘我信’出口得太快了，使人听了有一种不真实感。”

肖珊说，“我说得是快，那只是因为我从来就相信你能。我对此从来就是深信不疑的。”

商彬意味深长地笑了。肖珊也笑了。

他们来到了天桥底下。这时，商彬的眼睛盯上了一对正在乞讨的母子的脸上，很快，他的视线就转移到了这对母子面前的一张草纸上。这张草纸上写着这个坐在母亲身旁的不幸男孩的命运：他的父母都是外地来本市打工的，在郊区租了一间破房，房子后面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厂房。有一次，父母到外地打工了，孩子在房子周围玩耍。不意触到了厂房后面的一根高压电线。孩子断了右臂。为了孩子的治疗，这对穷苦的夫妻欠了大笔的钱，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希望过路的人可怜可怜……

这时，商彬的眼睛看着孩子那空着的右袖口。许久，他没有转移视线。

肖珊便从兜里掏出一张票子，放在碗里。

商彬蹲了下来。他看着这位穷女人的脸，这张脸上布满了

灰尘。商彬详细问了她出来的经历，在什么地方打工，挣多少钱，等等。事出之后，他们夫妻都做了哪些工作，找了什么人，问来问去，才知，这对夫妻在事故发生后，只知道到处求人，为孩子治疗，没做任何有效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没对那家工厂提任何原则性的要求。他们只是从人情的角度，要那家工厂看在孩子断臂的份上，给他们些钱。那家工厂里的人到厂房后面转了一圈，说是孩子自己攀上石墙，触着电线的，和他们无关。

当商彬问这穷女人，为什么不用法律来为自己说话时，这女人瞪着惊愕的眼睛，法律？她不知道法律。法律能保护她吗？她可不知道这些。

商彬略作思忖，便决定为这穷女人打官司。

商彬明白，为这个穷女人打官司，尽管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但他可以好好操作一下这个案子，使自己通过打这个小人物的案子，出一下名。

当这个穷女人知道商彬要为她做主时，简直像是遇到了青天大老爷。她当即给商彬叩了一个头。要她的孩子给商彬叩了三个响头。商彬要他们快快起来。这时，已经围上来许多人在看热闹。商彬要这个女人领他到现场看一看，这个女人立即拾起她的破碗，拍拍屁股，扯着孩子，为商彬带路。

商彬和肖珊来到了现场。

商彬看到在高压线周围，没有任何提示人们注意的字眼。他心里有数了。

他看了看肖珊，肖珊这时正问这个女人一些当时的情况。商彬看着肖珊那一向认真的神态，他的脑海又不自觉地闪出了那棵大树，那枝头上的两只鸟。

商彬赶紧摇了摇头，像是要摇掉什么不愉快似的。他插言

问这女人：“你当时除了向厂家要钱没要到外，就没再找任何人吗？”

女人说，“没有。我们在这里也不认识什么人。”

商彬说，“我们到你家看看好吗？”

女人赶紧说，“好，好。”

商彬和肖珊来到了女人的屋子里。里边非常简陋，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样的东西。商彬在屋子里仔细打量了一番后，便对肖珊说，“行了。咱们回去吧。”

女人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商彬知道这眼神的意思，于是，商彬对她说，“你放心吧，我们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商彬和肖珊走后，女人就和断臂的儿子坐在窗前等着男人回来。她像对什么事拿不定主意。太阳落山了，男人回来了。

女人把今天所经历的都告诉了男人。每一个细节，她都反复说了好几遍，生怕漏掉了什么。男人听完后，抽起了烟。抽了一支烟后，便说，“让他们打吧。打赢了，是咱们的福气。打输了，也不关咱事。”

听了这话，女人的心里仿佛踏实了。这时候，女人才出去买了两个烧饼，一进家门，就递给男人，并对男人说，“你先吃着。”说着，她就到自己搭的一个小伙房忙了起来。

男人把烧饼掰给儿子一半，儿子用左手接着。然后，两个人就对着脸吃了起来。

商彬和肖珊很快就递上了诉状。要厂方在经济上的索赔是三十万。

商彬对这个案子是有把握的。不仅对打赢这场官司有把握，而且还对这个官司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声誉充满了信心。商彬

已经和肖珊私下里交流过有关这个案子的操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调动起新闻媒体，让舆论好好地炒一下这个案子。本市各大报刊电视台他们都找好了人，他们对这个案子也都很感兴趣。的确，这个案子是很有说头的。从各个角度都能做出文章来，有关老百姓如何拿起法律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有关一些厂家对法律如何淡漠，有关律师如何仗义执言，等等。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律师的仗义执言这一点一定要宣传好。商彬刚刚自己开业，创下好的声誉是相当重要的，这第一步他一定要走好，通过这一个案子把自己的名字先炒出去。

只是，商彬每每和肖珊在一起，眼前就会闪出那块头巾，那两只树上的鸟儿。商彬在心里多少次地阻止自己，不要这样。但是，那两只鸟儿非常顽固地在眼前矗立着。这使他不胜其烦。

这一天，商彬正在办公室和肖珊谈着这个案子。他的眼睛就从肖珊的脖子上看见了那条头巾。其实肖珊并没有围那条头巾，可那幻象就在他的眼前飞动。当然，他没有理睬这飞动的幻象，他对肖珊说，“其实，这个案子索要三十万的赔偿太少了，起码可以要五十万。”

肖珊说，“这个案子重要的意义不在钱上。赢了这个案子，我们开门大吉。”

他听着肖珊的话，有关那条头巾的幻像一下子遮蔽了他的思维。他陡然间没有话可说了，而且一时间再也想不起要说的话了。于是，他就翻动起了自己桌上的一些材料，一副无心再说什么的樣子。肖珊见他这样，便也再没有说什么，她坐到自己的写字台旁，也翻起了材料。这时，电话铃响了。

肖珊拿起了电话。是孙家义的夫人葛南的电话。葛南邀请肖珊晚上一块吃顿便饭。

放下电话，肖珊心里又有了那次吃饭时的不安。葛南为什

么要请她吃饭呢？她们俩之间何曾有过这样的亲密。肖珊悄悄地看了一眼商彬，那种不安更加重了。她觉着，商彬近日似乎也对她们有一种异样。她隐隐地觉着，也是因为孙家义。她和孙家义有什么呢，她在心里问着自己，她和孙家义除了是同学关系，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吗？能有什么别的呢，她和商彬在上大学时就确定了关系，在那个时候，他们三人的关系就明朗了。毕业这几年来，她也从来没和孙家义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一切仅限于同学之间。这些，商彬以及葛南不是都知道么？可眼下，为什么一切又都变得奇怪了起来？

肖珊一遍遍地审视自己，觉得自己和孙家义没有任何什么的。于是，她对正低头看着材料的商彬说，“今晚葛南请我吃饭。”

商彬没有抬头，说，“请呗。”说完这两个字，商彬心想，谁知是谁请你吃饭。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自己不由得一惊，我这是怎么啦？难道是在怀疑她吗，他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他和她好了这么多年，有过吵架，但从没有过怀疑。眼下，是吃错了什么药？是因为那块头巾么，可那块头巾究竟有什么，不过是孙家义送她的一个礼物，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接受了他的一个礼物吗？孙家义去了国外，在异国还能看到这种很中国式的东西，而且又带着异国情调，他买了下来，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他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莫非他是犯了疑病？抑或是这块头巾使他接受了一个什么信息？的确，往往一个人的一种举动所传递的信息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就是人对自己的一种不认识。莫非是他从孙家义的这块头巾感受到了一种连孙家义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信息，包括肖珊，肖珊也没有意识到。做为一个最先接受了信息的人，他也必定最先体味着烦恼。

他这时看了一眼肖珊，可肖珊恰恰没有看他。

商彬只好又把眼睛朝向自己面前的材料。他一任那一对树